

【观世相】

有感于『问倒野鬼』

□于永军

近日翻报,看到一则《问倒野鬼》的故事。故事说清代献县城外的坟丘,有一处相传是汉朝的。一农夫耕地不小心犁坏了一座,回家后就发说胡说。说是鬼上了身,怪其触犯了汉代古人,要他献祭赔礼。有位叫陈瑞康的秀才偶然到此,便问鬼是何朝何地人,鬼答是汉朝献县人,故葬于此。陈秀才笑着说:此地是汉朝是河间国的封地,叫乐城。金朝改为献州,明朝时才改为献县。汉朝哪来的献县人呢?这个假冒的汉朝野鬼被问得哑口无言,只好逃走。农夫立时病好了。

传说是荒谬的,但这个传说却让笔者联想了许多。看一看官场、商场、名利场,想一想做人、做官、做事,乃至著书立说、成名成家,都可以发现“鬼”的踪影,感受到有“鬼”作祟。故这篇《问倒野鬼》,无论是针对做人,还是指向为官,均有一定启迪意义。

先说做人。秦始皇时的李斯,只读他的那篇《谏逐客书》,看他批驳逐客令的利害剖析,很容易被

文中“王者不却众庶,故能明其德”的观点所打动。然而,考量他嫉贤妒能,诬陷韩非坐狱致死的缺德,再读他的观点,就有一种吃了苍蝇的感觉。康梁变法主角康有为,提倡男女平等、一夫一妻制,他自己却妻妾成群,先后娶了六位太太,年逾花甲时娶的六太太年方18岁。大画家徐悲鸿还专门为他画了一幅作品《康有为妻妾成群图》。可见这“康圣人”在道德上是个“两面人”。汪精卫早年为推翻满清王朝,刺杀摄政王,何其勇武,万死不辞。在狱中写下的绝命词“慷慨歌燕市,从容作楚囚。引刀成一快,不负少年头”,更是气壮山河,流传一时。谁能想到,他后来居然变节投敌,成了天字第一号大汉奸。倘若不了解他的全部为人,单读其绝命词,单讲其“想当初”,你或许会以为他是“大英雄”哩!

再说做官。西晋诗人潘岳,是一个趋炎附势、献媚权贵、钻营利禄的无耻小人,却以一篇《闲居赋》描绘自己淡泊名利、忘怀功名、情志高洁。元好问因之

讽他“高情千古闲居赋,争信安仁拜路尘”(安仁,即潘岳)。明代阮大铖是魏忠贤的奸党,可是他写的《咏怀堂诗集》却自比正人君子。还有奸相严嵩,卖官鬻爵,恶贯满盈,却在其《铃山堂集》里自我标榜“晚节冰霜恒自保”,恬不知耻至极,足以把人笑喷。

今日之官场,类似的“野鬼”更是不一而足。从近几年查处曝光的贪腐案件和违纪问题来看,有的腐败分子就外观上看,骑自行车、穿朴素衣、吃剩饭,俨然一个本分的“好官”,焉知暗地里却乐此不疲被人“围猎”,大搞权钱交易,像那个平日里总骑自行车上班的司长魏鹏远,家中竟搜出现金2亿之多;有的台上大讲清正廉洁,甚至面对媒体采访,也大言不惭“我的最大缺点是太廉洁”,台下却大搞以权谋私、批发官帽,像“大老虎”苏荣竟把家里变成了权钱“交易所”;有的嘴上讲“对党绝对忠诚”、“无话不可对党言”,事实上却“骗党没商量”,像示人一副老实巴交模样

的卢恩光,竟然是个年龄、学历、入党材料、工作经历和家庭情况全部造假的“五假干部”。

鲁迅先生曾说:“现在有一班好讲鬼的人,最恨科学。”这话是90年前说的,如今仍然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。鬼话不管怎么包装,最终都改不了骗人的目的。就像有阳光便会有阴影一样,只要我们这个充满着生机勃勃的世界存在,就会有鬼的依附。因此,善良的人们要想不被鬼骗,凡事就该来点本能的怀疑,至少不能光凭其言,而要“既知其言,又观其行”,有点自己的清醒辨别,这样才会避免像鬼道、上鬼当。当然,最好能够像陈秀才那样具有“问倒野鬼”的本领和责任,不避事、不怕得罪“鬼”,在举国压倒性反腐败的大势下,敢于担当,积极参与识鬼打鬼,让“鬼”现出原形,求得“锄一害而众苗成,刑一恶而万民悦”的功德,护佑中华大地一个“山清水秀”的政治生态。

(本文作者为知名杂文家)

【有所思】

齐白石的『蔬笋气』

□王谦

有位画家学画齐白石的白菜,练了一段时间,笔墨皮毛初具,精神上却难画像,于是向白石老人请教画白菜有什么“不传之秘”。白石老人只回了一句话:“你通身无蔬笋气,怎能画得和我一样?”

写意白菜入画,大概起自“扬州八怪”之手,后起的吴昌硕亦喜为之,而在齐白石笔下得以光大,白菜之为“菜中之王”的美称也大致由他画上题跋而广传。齐氏笔下白菜,菜帮寥寥几笔勾出,叶子相当浓肥,墨意酣畅,相当传神。白石老人自云“通身蔬笋气”,除了不忘平民出身,如果放宽眼界,去看老人笔下其他花卉,甚至包括鸟类、动物,在用笔意味上恰成一体,尽在“蔬笋气”笼罩之中。

在微信段子满天飞的当下,齐白石享有“史上最成功北漂画家”的名头。而在民国时期,坊间

素有“南张北齐”之类说法。齐白石将自己诸项艺术修为排过名次,称:诗第一,印第二,书第三,画第四。“诗书画印”四项全能,在他当然不成问题,但四项的成就大小是否果如白石老人自己所排,后代学者多不以为然。

这四样本事,被齐白石排首位的诗恰应排在末位,而印、书、画三样,印、画两样则可一可二,书法当在末行。即便如此,诗与书法依然可观、可爱。诗好在一派天性,得自然酣畅之趣;书法之中,行书、篆书之笔法意味正与他画白菜用笔完全一致,“蔬笋气”贯通其中。孔子常说“吾道一以贯之”,对艺术家来说,人格精神与艺术相融汇,在日久形成的艺术语汇上可以概见。

齐白石对书法的感知始于孩提时期,4岁时,祖父教其识字,8岁时读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和《千家诗》,开始用毛笔描红。成名后的齐白石擅长各类书体,艺术成就最高的公认为篆书。齐白石不主张临帖,他告诉学生“字就那么写去,爱怎么写就怎么写”。按启功先生的理解,白石老人教人爱怎么写就怎么写的理论,是老先生自己晚年想要融化从前所学的,也可以说是想摆脱从前所学的,是他内心对自己的希望。“当他对学生说出时,漏掉了前半。好比一个人消化不佳时,服用药物,帮助消化。但吃得并不甚多,甚至还还没吃饱的人,随便服用强烈的助消化剂,是会发生营养不良症的。”启功先生如是说。

齐白石在湖南时曾师从王壬秋和樊樊山先生,这两位是晚清、民国时期的诗词大家,腹笥贮书,诗词之作率多用典,往往不是寻常人能读得懂的。齐白石的诗以题画诗居多,往往用极平常之语写出极上口、易懂的诗句,即使用典也绝少冷僻出处。客观原因是齐木匠肚子里原本没有多少深邃学问,而诗句写得温润有味、毫不干巴,则是贯彻了他所说的“蔬笋气”。通观齐氏国画、书法及诗文,真用得上孔子那句话“吾道一以贯之”,如果非要把话说白了,则是:蔬笋气耳。

欣赏齐氏艺术的人,多从绘画的笔墨方面着眼,其实即便将

白石老人绘画作品上的题跋单裁出来细加品赏,都是相当有味道、有嚼头的书法佳品,当然,同样也是一纸的蔬笋气扑面而来。回看李一老师评语:“其行草,或以为直率有余而含蕴不足。尝数见翁之笺札、揭帖,信笔草草,时露化机,要亦不失天趣者也。”所谓蔬笋气,正是直率与天趣,化机即在其中了。

其实,所谓蔬笋气,还不只局限于艺术修为之中,其为用之大,直可通贯其行事和为人。如今拍卖场上,当年贴在齐家门口的润格(或称“门条”)原件也成了书法珍品中格外引人注目的一个品类,内容包括“花卉加虫鸟,每只加十元,藤萝加蜜蜂,每只加二十元。减价者,亏人利己,余不乐见”“凡藏白石之画多者,再来不画,或加价;送礼物者,不答;介绍者,不酬谢;已出门之画,回头补虫不应;已出门之画,回头加印加题不应;不改画;不照相”“去年将毕,失去五尺纸虾草一幅,得者我已明白了”“凡我门客,喜寻师母请安问好者,请莫再来”,每令观者忍俊不禁。这样再直白不过的不虚伪、不做作,正是做人上的蔬笋气,换成当下流行语来说,那就是接地气啊。

(本文作者为美术学博士、书法家)

【在人间】

洗澡

□李炳锋

上世纪80年代,绝大多数人家冬天是无法在家里洗澡的。到公共澡堂洗个热水澡就成了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,像参加一场战斗。

秋末冬初,当树叶纷纷落下时,机关里带有福利性的澡堂就开张了,每周半天,男女分设。那时每周上六天班。到了周六下午,不论你在什么岗位,忙还是闲,只要一提及洗澡,领导马上开绿灯。

周六下午,整个机关大院里就沸腾了,进进出出的人不断。退休的老职工来了,跟机关打交道的派出所的、粮店的、供电局的、送报刊的、跑机要的……也来了。人人提着换洗的衣服,肥皂毛巾,争先恐后大声吆喝着涌向澡堂。还有的搀扶着年迈的老人,领着刚从学校里请假赶来的孩子,一个目的——洗澡。

这时,澡堂把门的最神气,嘴里叨着烟,用眼科盯着一个个急于洗澡的人,不慌不忙地取下拴有松紧带的钥匙递过来,人们习惯性地讨好着:“还有没有靠边的柜子?”主要是为了穿衣服时方便。如果是熟人或有个一官半职的,就会如愿以偿,否则就在一声“没有了”中被搪塞过去。可等进了澡

堂脱了衣服,只剩下光溜溜的身子,就很难分清哪是官哪是兵,看到的只是老的、少的、胖的、瘦的、白的、黑的、高的、矮的了。

洗澡间是由两部分组成的,澡池和淋浴头。池子靠近窗子的一面,几乎占了洗澡间的一半,又分大池和小池。小池的水温很高,高得烫人,主要是为那些年龄大的男性准备的,他们习惯泡澡。大池子一般是中青年在里面浸泡,主要是把浑身的泥垢泡起,再搓掉,然后打上肥皂冲淋浴。淋浴头足有二十多个,安在浴池以外的四面墙上。

泡澡和搓背的过程,也算是整个洗澡的高潮。认识的、不认识的,靠着在水面上露出的那一个脑袋交流着,讲着一个一个风趣的笑话,谈着各自的所见所闻,什么城东发生了一起抢劫案,城西又盖了高楼,今年冬天的雨雪比去年少,菜要少加油才清口,人民商场后面的那条街上又有人中煤毒,人间最平等的三个人方是监狱、太平间和澡堂等等。就这样,边聊边泡,等把身子泡透了,人也就熟了,就可以两人一组自由结合,相互搓背了。

说起搓背,那可是讲究的细

活。搓背者先让被搓者躺在澡池边缘处,或手扶池边弯腰站在池外的水泥地面上,把浸过热水的湿毛巾拧去水,再把毛巾缠到右手上,用五指和手掌形成的平面,按到对方的身上开始下手了。搓背一般先从脖子处搓起,然后到肩,到胳膊,到背,到腰,到腿,到脚腕。因彼此都很卖力,凡搓过的地方,皮肤会发红。

也有的人洗澡时是不搓背的。这些人多半是单位里的忙人,我就属于这类人。当时,我在单位里干出纳,越到周末越忙于给别人报销,男女老少拿着各种各样的单据围着我转。有时好不容易抽出点空闲去洗澡,往往走到半道就被截了回来。没办法,只好利用两头的时间去洗澡了。所谓两头,就是刚上班或临下班的时间。

记得有一个周六,忙了一下午的我,处理完最后一笔业务,离下班的时间只有十分钟了。忙拿起毛巾肥皂,急匆匆地赶去洗澡,这时,澡堂里的人已所剩无几。我赶紧脱下衣服,换上拖鞋钻到洗浴间的淋浴头下。冲了一会儿,感觉全身热透了,忙关掉阀门,往身上打着肥皂用毛巾搓着。可当我再次站在淋浴头下时,

却发现热水没了,急得扯开嗓子喊:“热水,热水,快放热水!”这时,已洗完澡换好衣服的一白发蓬松的老者,从洗浴间的门口探进头来:“你等着,我去给你催热水去。”大约过了十几分钟,老者又进来了:“怎么样?有热水吗?烧锅炉的答应放了。”“没有!”“那好,我再去催!”他迅速地转身而去。等老者第三次探进脑袋的时候,哗,热水真的来了!我激动地说:“大爷,谢谢了!”“不用,好好地洗吧。”说完,老者走了。

几天后的一个早晨,单位安排我去参加全市财税工作会议。等我气喘吁吁赶到会场刚刚坐下,会议就开始了。只听主持人讲:“下面请市委分管财税工作的钱书记讲话,大家欢迎了。”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,我端详着主席台上的那位领导——哎,这不是那天为我洗澡催热水的老者吗?对,是他!

从那以后,我总盼着洗澡时能碰见他,甚至有几回故意拖到临下班时才去洗澡。可那了,再也没有发生过停热水的事,更没有碰见过那位慈眉善目的“小老头”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、知名作家)